

# 《庄子》内篇阴阳观念探赜

邵颖涛, 岳立松

(哈尔滨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摘要:**《庄子》内篇阴阳理念独树一帜, 有别于先秦典籍。《庄子》内篇阴阳观与医家意旨相似, 把阴阳由自然天象引向人体并藉此阐释疾患, 具有特殊之处。《庄子》内篇主张维系阴阳乖戾, 这种态度昭著了其借助不平衡、不和谐的现象来实现超越的理念, 目的在于超越不平衡的现象而达致自然“至境”。

**关键词:**《庄子》内篇; 阴阳; 医家; 阴阳失和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1-0013-05

《庄子》“阴阳”观念在先秦地位昭著, 诚如朱伯崑先生所说“战国前期和中期, 阴阳学说是由道家倡导起来的”<sup>[1](36)</sup>, 它对后世阴阳学说的兴盛大有裨益。厘清此一观念, 有助于把握先秦“阴阳”说发展脉络, 还可藉此观视《庄子》旨意并正确理解其文本内涵。

“阴阳”观念在比附“五行”学说之前, 主要侧重于阐释事物的性质和变化, 与当时掌管天文的史官关系尤为密切。从现有的先秦典籍来看, 当时的阴阳观念主要用来说明节气、自然的变化, 如《国语·周语上》云:“阴阳分布, 震雷出滞。”<sup>[2](20)</sup>《逸周书·时训》解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和《礼记·月令》提及天象物候时都使用了“阴、阳”术语。

老庄对于“阴阳”理解步趋深入, 把它和道家的“道”相结合。老子用阴阳来解释天地万物的产生, 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这里的阴阳具体指阴阳二气, 即阴阳二气调和而生万物。《庄子》阴阳观念踵武老子理念, 亦视其为神秘之气, 是“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庄子》阴阳观念又有其独特之处, 内涵愈加丰富, 各篇旨意也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仅就内篇而论, 试图探讨《庄子》阴阳观念的思路渊源及外在特征。

## 一、内篇阴阳观念的使用对象

内篇“阴阳”术语凡五次, 出现于《人间世》和《大宗师》两篇中, 此术语疏离天象而偏向人体, 其

缘起皆与身体病患有关。

《人间世》中出现三次, 均在“叶公子高问仲尼”一节。其中有两处皆指“阴阳之患”, 叶公子高转述孔子之语云:“凡事若小若大, 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 则必有人道之患; 事若成, 则必有阴阳之患。”<sup>[3](122)</sup>后代注家围绕此处解释不一:成玄英以为“喜则阳舒, 忧则阴惨”<sup>[4](154)</sup>, 内心喜忧交集, 遂致身体患病; 而今人李勉认为“胸中阴阳之气因喜而激动, 不得平静, 易以伤神, 此亦患也, 是谓之阴阳之患”。<sup>[3](124)</sup>虽然两人未能就患病究竟由喜忧交集而生抑或因过喜伤神达成共识, 但同认为阴阳之患和人的阴阳之气失调有关, 由兹导致了伤神患病。

此节下还有一处“阴”、“阳”被分开使用, 文云:“且以巧斗力者, 始乎阳, 常卒乎阴, 泰至则多奇巧。”陈鼓应释为“始于明斗, 而常终于阴谋”<sup>[3](125)</sup>, 把阴阳视作明、暗两种对立范畴; 而成玄英疏为:“阴, 喜也。阳, 怒也。”<sup>[4](159)</sup>《庄子》一文中的“阴阳”多指“气”, 并无“明、暗”用法; 结合上下文意来看此处的“阴、阳”很可能与上文“阴阳之患”呼应, 同指身体中的阴阳二气。

《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一节录存两处“阴阳”词语。第一处, 子舆患病与“阴阳”失调有关, 因“阴阳之气有沴”, 身体不适, 乃生畸状; 第二处说“阴阳于人, 不翅于父母”, 从个人的角度来审视阴阳变化。

内篇中的阴阳理念和“人”联系密切, 且提出阴阳二气变化与身体疾病有着一定关系, 这在先秦典籍

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翻检先秦典籍,阴阳大多以对比方式组合概括社会和自然的种种现象,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sup>[2](26)</sup>(《国语·周语上》),它是推演日照成影、山脉方位、河川走向、天地迭移等自然现象的一个术语。《墨子·天志中》“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饥则不至”<sup>[5](304)</sup>及《荀子·天论》“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sup>[6](308)</sup>都用阴阳变化来阐释自然现象。而《庄子》内篇与其他先秦典籍存有差异:侧重论述“人体”阴阳二气而不是自然的阴阳二气;用来阐释身体状况而不是解释自然天象。在先秦典籍中,借用阴阳变化来诠释肌体疾病,只有《庄子》和医家作品。

先秦时期,医家常借用阴阳解释身体状况或宣讲延寿之术。抄写年代定为战国中期左右的马王堆医书,已经采纳了“阴阳”术语来讨论身体状况。其中《十问》主张顺应天地阴阳变化,注意饮食起居,还结合男女阴阳交合诠释长生之道。对于治生之道,其文提出“审乎阴阳”的观点,天地万物之道皆以“阴阳为正”(遵守阴阳的规律准则),人只有“食阴~~木~~(帛书整理小组疑为“凝”字)阳”方能“稽于神明”。<sup>[7](365)</sup>

成书稍晚的《黄帝内经》中的阴阳理念已渐臻成熟,常以阴阳变化来理解人身构造和阐释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以阴阳特征来诊断疾病及预防病患。此书有两点与马王堆医书不同,却与《庄子》内篇相似。其一,马王堆医书中的阴阳侧重于自然界的阴阳二气,如天阳地阴等。虽也有人体阴阳,但指的是人体中对立的范畴(如男阳女阴)或者是指人体中不同的阴阳经脉(如阳脉阴脉),而少见人体阴阳二气。而用阴阳二气,阐释人体现象是《庄子》内篇和《黄帝内经》的共同点。其二,马王堆医书不用阴阳来解释人体疾病,也没有论及人体阴阳变化的例证。而内篇和《黄帝内经》都侧重借用阴阳二气来阐释人体病患,尤其是《黄帝内经》的解释更为详细。阴阳变化对于人体有着很关键的影响,《灵枢·论疾诊尺》说:“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sup>[8](325)</sup>复杂多变的阴阳导致了人体阴阳双方力量的不断变化,从而引起疾病的产生。

与《庄子》内篇相同,《黄帝内经》也把阴阳平衡视作判定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志。但是,《内经》在阐述人体的阴阳平衡方面,要更为深入。它认为人的身体不仅存有阴阳之气,还有分属阴阳的不同部位,只

有身体内部阴阳和谐,不受外界偏阴偏阳之气的影响和免于内部阴阳失交的发生,身体才能神清气朗,健康无忧。正如《素问·调经论》所言:“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人体的健康,完全取决于阴阳的平和。阴阳一旦失交,此消彼长,身体也随之出现问题。此种“阴阳失调”引发病症的情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的论断。《素问·调经论》则有“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的话语。阴阳一旦离绝,势必危及生命,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记述:“阴阳离绝,精气乃绝。”

对比成书时间,马王堆医书与《庄子》内篇时期相近,而《黄帝内经》则较晚出;比较三书阴阳术语,《庄子》内篇与《黄帝内经》中阴阳观念更为接近。《黄帝内经》中成熟的阴阳观念,很可能受到了《庄子》内篇的启益。

内篇与医经意旨的契合,殊非偶然。除“阴阳”术语之外,还可找到内篇靠拢医经的蛛丝马迹。

第一,内篇关注自然物候,熟识草木植物,颇类医家的本草著作。庄子具有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文中的植物种类、动物名称相当繁多,如芋、楸、柏、桑、蓬蒿等。他提及大瓠、巨樗、迷阳、桂树,间接介绍了草木的物性。内篇中的很多植物都可和药性联系,“桂可食,故伐之”,指的是食用桂皮或桂枝(食用花、叶,不必砍伐,只有食用桂皮、桂枝才会砍伐树木)。医药书籍将“桂”誉为“百药之长”,甚至被视作“轻身、不老”之药。“泽阳”据考证是楚地一种迷惑心神,具有麻醉功能的植物;“瓠”在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中被当为治疗痲病之药。

第二,庄子对疾病、医技等并不生疏。内篇反复提到疾病,如龟手、痔病、畸形、佝偻等,《大宗师》中更是围绕疾病生死而展开论述。庄文对于畸形与病态进行了夸张的描写,如“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sup>[3](189)</sup>(《大宗师》),“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肋”<sup>[3](138)</sup>(《人间世》)。《齐物论》提到“民湿寝则腰疾偏死”是医学“寒痹”症状,在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与《灵枢·贼风》亦有类似记载。居处潮湿,易致寒邪入侵经络血脉,一旦侵犯筋骨,血脉不行,腰膝便会凝滞而痛。病情严重者,肢体难动,麻木不仁,甚至瘫痪卧床。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内篇所提到的医学术语具有重要的启示。《齐物论》指出身体具有“百骸、九窍、六藏”,这些术语在诸子文集中极其罕见,暗联着古人的医学理论。

百骸、六藏,无论哪一个术语都在当时的典籍中

难觅踪迹(《列子》所言的“百骸六藏”<sup>[9](58)</sup>, 明显是敷衍庄子之语); 而“九窍”却恰恰出现于《周礼·天官冢宰》介绍医官之处:“两之以九窍之变, 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 分而治之。”<sup>[10](70)</sup>印证了此语与医术具有关系。

百骸、九窍、六藏三个医学术语同时现身于庄子文中, 可窥知庄子对医家理念并不陌生。内篇提到的“六藏(六脏)”术语, 尤显特殊。除《庄子》外, “六藏”说较早见于成书于东汉的《难经·三十九难》:“然五藏亦有六藏者, 谓肾有两藏也, 其左为肾, 右为命门。”<sup>[11](571)</sup>除了作者和年代均难考证且又模袭庄子文意的《列子》之外, 在《难经》之前的著作中, 尤其是各类医书, 无一提及“六藏”, 《黄帝内经》中也只有五脏(心、肝、脾、肺、肾)。

“六藏”在庄子之后到《难经》之间, 并无文献记录。所以后人在注解此语时, 疑惑难决, 不知所据, 成玄英遂穿凿疏为:“六藏, 六腑也。谓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也。”假若“六藏”一语洵非“误字”, 可依《难经》释为心、肝、脾、肺、肾、命门。这样的话, 便可得知:“六藏”这一罕见的医学术语竟然只见于《庄子》, 庄子思想和医学难脱关涉; 六藏的说法, 庶可弥补医学术语的研究缺憾, 《庄子》后的“五脏”很可能是为比附五行学说, 才把先秦原有的“六藏”改为“五脏”。无论是六藏, 还是六腑(即使六藏解为“六腑”, 也能很好说明庄子了解医学术语), 在同时代作品中较为罕见。

综上所述, 《庄子》内篇涉及一些术语, 其“阴阳”观与医家意旨暗相符契。内篇把阴阳从宇宙自然引向人类身体, 并用阴阳变化来诠释肌体疾病, 对于后代医经或有启益。

## 二、内篇阴阳观念的使用特点

庄子用阴阳解释人体现象虽接近医家, 但他毕竟不是医家, 此种用法另寓深意, 其意可通过比较与医家的不同而规见一二。

先来比较内篇与医家处理阴阳乖戾的不同对策。

阴阳失衡, 是身体生病的主要原因, “偏阴偏阳之谓疾”。依照医理, 无论是阴阳二气失和, 还是身体阴阳经脉的违和, 都需调节阴阳, 保持身体内部的平衡。医书以调整阴阳平和作为疾病治疗的原则, 《黄帝内经》认为针对不同的病因, 应采取不同的对症治疗方法, 如“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等, 或施以针砭或服食汤药, 一定要尽

力调和。

内篇应对阴阳乖戾的策略与医经截然相反。在阴阳失和导致身体不适的情况下, 庄子反对调和阴阳, 甚至有意识维持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人间世》中的叶公子高心忧阴阳之患, 仲尼却告诫他应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大宗师》里的子舆身患疾病, “阴阳之气有沴”, 不以为然, “其心闲而无事”。

其次, 这种淡然应对阴阳失和的态度, 与庄子对待生死的观念不谋而合, 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演绎方式。内篇在使用阴阳观念的同时, 总是自然过渡到对生死的体悟。叶公子高面对“阴阳之患”显得畏惧、困惑, 庄子提出: 遇事应如实地去做, 忘却自我, “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而在《大宗师》中, 子舆阴阳失调罹患病症, 依然洒脱自如, “其心闲而无事”甚至高声赞叹造物主。他把生死看得异常平淡, “且夫得者, 时也, 失者, 顺也; 安时而处顺, 哀乐不能入也。”<sup>[3](189)</sup>生为适时, 死为顺应, 适时顺应, 遂得超越。阴阳之所以可视作生死观的说理手段, 一方面源于“阴阳”符契医学理论, 本与身体健康有关; 另外, 阴阳化用于生死观念, 体现了对《易经》为首等宣扬“阴阳和谐”固有观念的突破, 透显了一种新理论。

复次, 反对调和阴阳、漠视死亡的观点虽与医理相违, 却都体现了庄子顺应自然的用意。内篇主张顺应万物, “休乎天钧”、“和之天倪”, 无论阴阳调和还是失和都是自然的正常变化, 不需要人为的干涉。因此庄子把阴阳失调视作自然反应, 即使它可能导致精神与身体产生不适, 也不应该有意识地干涉阴阳。“阴阳于人, 不翅于父母”, 是极为平常的事情。无论神清气爽, 还是精神、身体违和, 都应该顺凭自然。

庄子阐释思想时, 将自然之理、万物形态、世间百貌、人情世故皆信手拈来, 视作一种理论演绎的手段。内篇借阴阳失和来引出身体疾患, 再联想到死亡, 于是阴阳自然而然成了演绎生死观念的工具。这里的阴阳不再是简单的气体理念, 而是生死观念的象征。遵循着这样的思维模式: 阴阳不和——身体不适——面临死亡思索——了悟生死, 其目的是通向“相忘以生, 无所终穷”, 不为生死之情所束缚。

最后, 借助阴阳观可从中管窥庄子的生死观。阴阳不和恰是解释《庄子》的一个法门所在, 庄子有心借阴阳失和来论及生死的态度。内篇认为阴阳失和无须思虑, 所以生死宜当淡然, 不应为形躯存在所限, 当与大化同一。阴阳与生死共同预示了庄子的哲理, 万物皆需自然。如果个体对阴阳失和都不予理睬, 那对生死也没有计较的必要。从这点看, 庄子的生死观通达开明, 毫无泥执。他把生死归于自然的正常变化,

如同昼夜更替,纯属自然规律。个体不应该执着生死,尽可能顺之自然,保持“撝宁”心态,即在生命的孕育和消亡中保持平静的心境。《大宗师》中的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为何相约为友?就是因为他们领悟了生死之理。生命的真谛,不在于苦苦思索如何维系自己的年限,也不必调和阴阳苟延残喘。在这种思维的支撑下,面临死亡的寓言人物冲破了常情的桎梏,淡然若定,视死如归。文中的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因秉持“相忘以生”的宗旨,莫逆于心而结交友情。子桑户谢世之后,他的朋友摒弃世俗俗识,竟作曲弹琴,了若无事。这种违背朋友情谊的行为,肇始于将辞世视作返本归真的理念,恰可在遗忘生死中享受潇洒自若的欢洽。

### 三、内篇阴阳观念的基本旨意

厘清“阴阳”、生死观的关系和特征,可知:内篇追求一种自然逍遥的“无己”之境。庄子力图打破为成见所蔽而自认平衡的状态,藉不平衡、不和谐的现象来归纳个人的哲学思想,目的在于超越不平衡的现象而达致自然“至境”。借此思路可揣摩内篇旨意,理解其文本思脉。

#### (一) 内篇中的畸人形象,其心灵完善超越了外形残缺

内篇经常提及人体病态或畸形,这是身体机能不平衡的表现。为有助理解,故联系医家“阴阳”观,可将此种病态归为阴阳不全或阴阳阻滞。马王堆战国医书已结合阴阳来论及经脉,其中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提出十一经脉(比后代少一条手厥阴经),通过手足阴阳表里经脉循环传行,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传注系统。人体的平衡,不仅在于阴阳二气的平衡,与经脉也有着莫大的关系。一旦经脉受到阻滞,肌体难以运行循环,身体就会出现异常。如经脉中的足三阴三阳经分布于人体下肢,阴经阳经内外相对,互相配合保持人体阴阳平衡。足三阴三阳经一旦出现不平衡,则容易引起下肢的病症。

《庄子》中下肢残疾者并不少见,尤其在《德充符》一篇中,多次提及下肢残缺的形象,如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等。不必考究内篇中残疾人是天然生成还是施以刑罚所致,兀者自以为“天刑之,安可解”。

庄子之所以把自己的理想人物寓托为残疾者,是为借不平衡的外形来宣扬心灵道德的至境。这些残缺的人物形象,是庄子打破平衡,寻求精神超越的形象。

他们肌体残损,形貌丑陋,可与形体残缺森然对垒的是他们皆为怀有高尚德行或绝妙智慧的智者。正如哀骀它和闾跂支离无脰,他们相对正常人是残缺不全的,而他们的德行却让常人难以企及。庄子用肌体的残缺、不平衡,冲击视觉,从而生发出精神、道德的超越感,“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

#### (二) 内篇中的至人形象,境界超越了对立矛盾

《大宗师》认为:“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sup>[3](169)</sup>他们达致“道”的境界,不再计较任何不平衡的事情,思想超越之后方能任意自在。只有不去计较烦扰琐事,不去着意饮食精美与否,才能进入神妙的境界。

不平衡的现状只是说理的阐释手段,并非终极目标。内篇设置了一系列沿着对立面直行,如走偏锋,却能渐臻境界的场景。《大宗师》中的真人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热”,<sup>[3](169)</sup>这里水为寒阴、火为热阳,本身就是相对的概念。常人在水火面前,不是入水湿濡便是入火焦化,根本无法打破固有的平衡而适应纯阴纯阳般不平衡的境界。可“真人”却在相互对立的概念中畅行无阻,这本身就是一种至高之境,因为他超越了不平衡或对立的状态,保持了自身平衡。

#### (三) 内篇中的一系列对立范畴,超越了不平衡而达致自然

阴阳范畴非常繁多,《周易》指出“阴阳之义配日月”。《素问》对此进一步诠释为:“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sup>[12](48)</sup>一系列对立的范畴都可以用阴阳来解释,如昼夜、春夏秋冬、明暗、寒热等,甚至动静、进退、出入、升降、内外、显隐、伸收等动态关系,皆分属于阴阳两范畴。我们可借用这些对立的阴阳范畴来透视内篇中的某些现象,如生为阳,死为阴,庄子不计较阴阳的失和,超越生死局限达致了至人境界。

漠视阴阳失调,并不意味着庄子完全反对阴阳和谐。相反,庄子在潜意识中也流露出阴阳和谐的向往。他不过是追求一种极度自然的状态,至于这种状态是表现的外相是和谐或者不和谐都不重要。表现和谐则随其自然,表现不和谐也随其自然,其目的就在于不要用固有的成见或各自的标准去干涉、破坏这种自然状况。这正如同庄子笔下的逍遥之境所体现的自然性。庄子对逍遥境界心驰神往,《逍遥游》提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sup>[3](14)</sup>“(藐姑射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sup>[3](21)</sup>庄子为何要乘气而行?结合老子的阴阳合气,“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气是由阴阳组合而成,所谓乘气就是顺应阴阳之气。《齐物论》说道:“至人神矣!大泽焚而

不能热, 河汉沍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 乘云气, 骑日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sup>[3](81)</sup>神人的处境火焚不热, 冰水不寒, 是驾驭云气、驱使日月的神奇境界。这里的云气、日月, 也可用阴阳解析, 云气由阴阳聚合, 而日为阳、月属阴。“乘云气, 骑日月, 而游乎四海之外”,<sup>[3](81)</sup>其实就是任由阴阳变化, 顺应自然运行的行为, 只有随意造物变化, 才能做到“乘物以游心”。

正如同阴阳失调是自然变化而不能干涉, 自然的本真状态也不容人为力量的干涉, 一旦遭到破坏后果将难以预料。《应帝王》中著名的寓言“浑沌”之死就是违背本真的严重后果。李勉对此解释说:“‘儵’‘忽’皆取其敏捷有为之意, 与‘浑沌’反, ‘浑沌’则譬其纯朴自然。‘儵忽’有为, 反伤‘浑沌’之自然。”<sup>[3](229)</sup>所言颇中肯綮。中央之帝浑沌本为自然本真之貌, 南海北海两帝与浑沌恰好相反, 他们试图打破自然平衡, 采用人力“凿”坏纯朴之态, 结果导致了浑沌的死亡。《庄子》内篇以此寓言束尾, 正好呼应前文, 体现了“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的自然境界。内篇第一篇《逍遥游》的巨鹏虽“有所待”, 但其意象始

终令人羡慕, 因为它符合了自然转化的规律。像鲲鱼化作天鹏, 天鹏迁徙南溟, 都是自然而然的行为, 也正显现了庄子顺应自然的意旨。而内篇以“浑沌”之死的寓言收尾, 发人深思, 再次暗喻自然的状态不可人为破坏。

#### 参考文献:

- [1]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5.
- [2]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3]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5] 吴毓江. 墨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7] 周一谋, 萧佐桃. 马王堆医书考注[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 [8] 灵枢经校释[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 [9] 杨伯峻. 列子集释[M].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58.
- [10]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11] 刘寿永. 易经难经新释[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8.
- [12]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 A study on the inside chapter of *Zhuangzi's* yin-yang concept

SHAO Yingtao, YUE Lis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yin-yang concept in inside chapter of *Zhuangzi*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pre-Qin classics, in which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can be found. Inside chapter is similar to Chinese medicine, which came from natural celestial to the body and was used to diagnose the disease, so as to gain the disagreeable between yin-yang aiming to achieve natural state.

**Key words:** *Zhuangzi*; yin-yang concept; Chinese medicine; Yin-yang disharmony

[编辑: 颜关明]